

育德堂奏議

六

育德堂奏議卷第六

應 詔薦邊郡將帥狀



伏覩宣教郎知福州閩縣事李大有性質沉毅
識度通明到官之初適值財計窘乏而能檢防
隱弊究見源流兩月之間遂有條理裁決民訟
必審其宜行及兩年邑事修舉今保舉堪充邊
郡任使武功大夫侍衛馬軍行司選鋒軍統制
陳世雄膽畧過人慷慨自奮初以敢死強勇用
命邊方其策應楚州收捕胡海懷忠竭力屢著
功勞軍中皆推其能今保舉充將帥任使如蒙
朝廷賜以錄用必有勞効可觀後不如所舉臣
甘坐繆舉之罰

受權兵部尚書告奏舉自代狀

伏覩朝議大夫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張斗南性
資鯁亮識度恢洪敷歷已多安恬有守遠將使
指見 淹回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請 對劄子一

嘉定十
年五月

臣聞天下有大義未嘗不曉然在人心而主張

之者則在乎上之人能明大義以示天下則人心可興而國勢可振矣金人迫於達靼內行篡奪奔迸南徙信使不通 陛下務在兼容不絕其好戒約邊吏毋開釁階所以待敵者亦可謂曲盡矣而敵反恣其暴謂中國爲無人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肆爲慢侮形于文辭驅飢流之民數路並入以僥倖萬一之得志違義逞兵天怒人憤則明中國之大義以破殘敵之狂謀豈非今日所當急乎且今之所慮固非特殘敵也達靼之勢方張蓋嘗有自通之志而崛起竊據者亦孰無窺伺之情苟 國家之所以御殘敵者皆得其宜則大義日伸 國勢日振彼之彊弱雖無常形而應變之宜在我固已素定不惟可以弭目前之患抑亦可以期久遠之功儻若今之設施少乖其宜待遇之方或安於委靡備禦之計或失於闕踈則納侮兆禍亦何可勝言哉臣愚伏望 陛下審大義之所係斷自宸衷明與敵絕 陛下剛健奮發以主張

此義於上大臣盡忠竭誠以推行此義於下先
一國論而定其規模廣招徠詳咨訪以協搢紳
之謀考功罪明黜陟以作將士之氣訓練士兵
將其首領懷以恩信責之捍禦以固邊民之心
彼敵人詐謀之深未易輕料嘗試於西者或所
以用意於東引卻於先者或所以求勝於後必
使分閫寄者朝夕籌慮預爲之防無或苟且先
爲不可勝而勿邀近功則殘敵將不足慮矣至
於遺黎之願附取當審處前此帥聞之令乃以
盡行勦戮爲言蓋有誘之使來而執以送敵者
遂使敵得藉口激怒流民使之致死於我徃事
之失已不可追誠宜內咨廷臣共詳其議外委
邊帥審酌其宜期有以懷中原之心而離殘敵
之勢此又大義之所不容已而事幾之尤急者
也臣比蒙 召對僭論邊防乞革苟安之俗以
起人心而振國勢過蒙垂聽下之帥司今敵釁
旣開復敢以大義之所繫爲 陛下陳之惟
聖明采擇

小貼子

臣竊聞敵境移文以歲幣爲言敵
既先啓兵釁雖三尺童子亦知其
不當與然而遠外傳聞臆度或謂
已有與之之議蓋未明絕敵則群
情不能無疑莫若早降 詔書昭
示大義庶可以聳動人心伏乞
睿斷施行

二

臣聞欲弭外虞必先固邦本革官邪以蘇民瘼
者固本之道也仰惟 陛下恭儉之德高出百
王仁愛之誠對越上帝而長民之吏乃競以貪
刻爲能恩意不施苛取無藝州督之縣而不顧
其民力之已虛縣迫之民而不恤其生業之已
困或先期而抑借或已輸而再征或折納而取
贏或因事而重罰刑威所迫誰敢不從爲監司
者亦多務立威聲因以爲利而民之疾苦不暇
問焉培克成風民不堪命而方苞苴以干進互

送以自豐上下相蒙公私交匱雖畿藩大郡往
往侵漁弊蠹朘削無餘平時不可支梧緩急豈
不狼狽當邊事方興之際可不爲之長慮而卻
顧哉臣願 陛下念邦本之至重矜民生之多
艱責監司以察州責郡守以恤縣必使推廣德
意以達之於民郡有財計不足者精擇守臣究
其本末經理搏節期於漸寬縣有賦入不充者
委之守令通其有無協心區處不得重爲民病
科折抑罰之苛一切罷去苞苴互送之禁斷在
必行凡監司守令有貪貪汙苛刻害及於民者廢
之譴之勿使幸免官邪少革則民瘼可以浸瘳
民瘼少瘳則邦本可以求固自昔帝王所以保
天下者其道孰先於此惟 陛下留神海內幸
甚

三

臣聞古者賞不踰時所以旌前功而期後效也
臣備員戎部竊見開禧二年十一月八日 旨
揮兩淮荆襄四川戰守官兵暴露日久並特與

轉兩官資而興元都統司中軍乃以取會稽遲
至今猶未給降付身開禧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曲赦四川應金州興元沔州屯駐諸軍並與普
轉一官而沔州都統司中軍選鋒軍乃以陳乞
少緩近方下制置司取見的實人數具申夫賞
典既行顧有歷十餘年之久而不霑恩命者則
捐軀用命之士何以知勸今兵事方起固當力
革前弊以興起人心欲望 聖明特降 旨揮
今後沿邊將士戰守有勞合從制置等司保明
聞奏者並量立日限必令如期來上其省部行
遣亦立近限毋得稽違庶幾稍合古人賞不踰
時之義應開禧及嘉定初年諸軍賞典或有尚
爲有司沮格因循稽緩者並從朝廷檢舉即與
施行其於軍政不爲無補

乾道壬辰

廷對策

附入

臣聞有道之世言路不壅禁忌不立而下情畢
通今一介之士羣至 闕廷耳所素聞而目所驟
見者皆足以扞格其欲言之誠有如 陛下臨

軒之問不加 聖意姑應故事而已則其間雖有
能言而不諱者何益於 陛下願 陛下少留神
焉而臣切言之恭惟 陛下天姿聰明措志高遠
臨治精殫遠出前世凡百事幾靡不灼見苟有
所見斷在必行臣雖無似亦足以窺 陛下之
萬一顧嘗以爲 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
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殫而大原不立
陛下反而思享位之初豈不以太平之効旦莫
可待今既十年矣不惟無成也風俗益壞將難

扶持紀綱益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
吏慢兵驕財窮民困將難正救 陛下亦知之
乎臣伏讀 聖策曰丕受天命司牧兆人寅畏
嚴恭惟德弗類是以順攷帝王之憲鋪尋載籍
之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是非盛德之謙辭是
乃爲君之常道若不求賢自輔與下同心竊恐
寅恭之誠有時必怠稽古之學無所箴規頃者
陛下耻名相之不正一旦更制庶幾近古二相
並推以爲美談執政大臣駸駸除拜不問班品

而以為非常之舉臣之愚見則謂不然宰相人
主之腹心天下之根本誠有老成偉德學問真
儒歷試無疑久任有績使之共政國將永賴由
是正名臣復何惑今也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
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 陛下病於欲速
始姑且信任見其相安復使並進彼將卒事壅
蔽因以為欺或者退避知難彊而就列悠悠歲
月覬不敗露 陛下欲望其戒飭啓沃之言安
可得乎就使有之亦不過順旨巧辭謾以塞責

陛下恭畏之誠將何倚賴而不有關乎稽古之
學將何攷正而不有失乎他日知之悔無及也
比有以和糴彊取於民而因言黜職者試問其
人則嘗為相臣而用之 陛下始任之也寧不
曰是得人今罪之也寧不曰是非人乎 陛下
擇相一一如此而且欲為治甚為 陛下不取
也若夫執政之除拜則有大不可者文武之別
有出身無出身之辨在古盛時未聞此法誠有
人僅如前之所言使參政機國與有賴勿問常

格臣亦何憂今也不然徃徃持巧取附益之術
挾倡狂無實之談下至於戚姻連屬閨門奔走
之小人亦得攀援附會分據要涂今侍從給舍
之中其知有國家者不忍嘿嘿言而去之矣其
不言不去者其人可知也卿監而下至于百執
事蓋有待而發者矣否則畏忌不敢吐而已矣
否則將事請託以求富貴而已况夫詩書冠帶
之士市肆田野之民苟聞此言莫不寒心喪氣
而宮禁之官官衛士營壘之列校走卒不以
是輕玩其上則將由是激倖於其上 陛下以
爲是可以安也此而不改正氣日消邪氣日長
非所以應天順人者也他日知之其悔益甚矣
陛下之聖奚自至此蓋擇相不當壅蔽之漸順
旨之素而 陛下不悟恭畏之誠不於是而反
思稽古之學不於是乎知鑒則亦何用哉臣故
曰十年于茲非徒無成而亂日益甚者所存未
大所趨未正而太原不立也 陛下苟以爲然
則凡所以策臣者雖不言而有益於 陛下若

以爲未也請詳及之 聖策曰惟七制之明后
若三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振旅
治兵則有雄材之主習聞其號亦觀厥成咸有
所偏未臻於治 陛下誠深思焉所以爲基本
者必有在矣如曰雄材務德均有所偏則似輕
重之不察者 陛下以爲固本務德與雄材好
武者可同日而語乎若昔聖王匹夫匹婦皆被
其澤蠻夷戎狄莫不來王區區雄材能及此否
乎天下至重也人主至難也古人有言出則無
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敵國外患之時庶幾人主
知所畏敬不敢俵俵然自謂無虞所恃以無虞
者惟固根本耳脫謂吾有不堪之憂將治兵振
旅奮發其勇冀必可濟殆恐覆亡無日臣切謂
後世之君苟知固本培根雖威之不振尚可勉
也苟徒振旅治兵是亡國之事况兵未必治哉
陛下不察其輕重而槩曰偏臣恐 陛下與大
臣議論之間有不深求而大臣亦無以補 陛
下之闕也 聖策以孝文有德而無功孝武有

功而無德欲以孝文之文而厲之以武孝武之
武而本之以仁 陛下試深思焉二君之所以
異者亦判然矣然孝文之德若止如 聖策所
謂罪不孥宮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稅租之征則
陛下之慈儉天下知之豈少孝文哉今人心不
能如孝文時 陛下尚以爲懼或者斯民之心
不可以少節得也使慈儉遽能得民心則天下
亦易治矣孝文之爲文也識三代之遺風而愧
不及之舉動必尚中正用人悉使躬厚其不敢
尚斧斤之用者豈不能哉今日之患正以小人
在位賢者失路舉事不中人情多惑 陛下苟
知一小人未嘗不斷然斥逐苟知一過舉未嘗
不翻然悔悟一小人去而更進者或多一過事
寢而創立者益夫 陛下行之當時不自覺乎
萬一自覺試省其所以然之故豈非容有自任
妄動眩惑輕信之心乎如以臣言爲不足信則
文帝二十年間治幾前代不可厚誣 陛下以
其文而厲之以武享位十年功當倍之而乃不

稱何也儻以其無攘夷狄之功則當是時匈奴無大患於漢使景武繼之益厚其本則何患其不懲 聖策又謂選名將討不服百蠻向風匈奴遠遁武帝之功可謂甚盛質其本末此亦夸者之談夫漢之匈奴最爾大縣爾漢四五十年富民足兵武帝四五十年竭力用之虛耗海內竟不滿欲况今鄰國之悖慢有天下太半吾將不足用甲兵不精人民之耗已不當武帝之末年矣尚恐卒有緩急無以應之 陛下方欲用

武終將若何且武帝自用兵以來任將甚重如衛青霍去病固可以橫行匈奴中帝不問其所出微賤輒尊寵之自大司馬大將軍之權尊而丞相始輕公孫洪為相青方用事洪苟合取容不諍而終帝之世相業無有雖未亡漢而大司馬大將軍之號遂以不廢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而卒為元始之禍漢所由亡武帝實為之階帝之初心豈謂至此徒以尚武寵將陵夷致敗今 陛下已蹈其轍矣而其人

又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辱按其罪譴宜在公孫洪之上過此以後未知所終臣竊悲焉夫取武帝之武未施於用兵而其失已暴露本之以仁不亦難乎 陛下憫國運之中

襄卓然有恢復之志誠思向時之所以中襄者其故安在則今日之所以恢復者循循有序決不可自任而妄動眩惑而輕信也 聖策所謂

文所加者深而武之所服者大唐之太宗實能兼之觀其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安堵黎元各保生業史臣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瞻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稽其行事跂其成業何修何飾而外戶不閉行旅不齎何經何營而斷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歟家給人足厥道曷由 陛下誠深思焉太宗之所以過人者亦必有道矣臣嘗攷其終身所可言者不過一二事而資之聰明志之高遠力之精蘊有不論焉蓋使徒挾是三者而不知其本將安用之今夫獨取孤隋盡攘群盜英雄之氣震懾天下彼魏證

讎人也仁義之論直言無忌太宗亦直從之無他恤悉心下風期與致治以如彼之氣受如此之言 陛下以爲輕信者能之乎今日所用乃虛誕貪婪之小人亦既二年靡補分寸而又益崇用之料 陛下亦以其可與言恢復耳使有如魏證首以仁義之論至 陛下能從之否乎此亦太宗之所可言者而 陛下未能也反覆太宗之書得其所言不過求諫魏證一病而謂數日不見朕過已多十漸等疏開懷領略縱不能用亦鮮寘罪故終身賴以寡過 陛下以爲自任者能之乎今宰相奏事侍從以上已見百執事亦輪對皆求諫之路而最切者臺諫耳邇日之事 陛下發不中節苟有血氣皆知其非給舍之繳駁臺諫之章奏朝廷公論尚未泯滅十年之間涵養士氣僅有此耳就使欲行者不可回而敢言者亦可亮今不旋踵逐之不忍須臾彼特人臣耳雷霆之威亦焉用暴哉臺諫虛位二旬有餘侍從遷易 九重自便 陛下亦念

祖宗以來涵養士氣遠軼漢唐者曾如是之雷霆震厲而不顧其體貌臺諫虛位曾如是之經旬累日而不顧其曠官太宗之朝有如是乎今之直言極諫奮不顧身者有如魏證之慤直者乎陛下之從諫如流能大度包容如太宗乎故臣以爲必上有如太宗之能受直言而後有如魏證之直臣否則陽博開言路之名而陰以箝敢言之口雖延恩之匭日盈伏闕之章日上而於國家之政事主德之純疵無絲毫裨益

也且貪生而惡死者人之恒情今雷霆斧鉞之威朝上書而夕即至無怪乎大臣之以持祿全軀近臣之以希風阿世風俗相沿日甚一日其弊將至於任事者以生事自危効忠者以忤旨者擯斥不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莫吐不止也聖策又以侍臣之啓沃不能深究乎仁義功利之辨而多徇於近功小利之說此誠正誼明道之本也夫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者三代聖王之治也若近世則皆未

免覬功貪利間或有成亦不足法 陛下若稽古昔以詢侍臣必有所得於此臣恐侍臣之中未必皆體此意或乃因緣爲說實無本源或乃開導不明見謂迂闊不足以堅 陛下之誠誠一不堅而近功小利之說起矣以邇日之用人舉事臣知 陛下於仁義功利之宜果無定論而講之未始明白也十年之間 九重之上所以圖治者不定而大臣之論治也不明臣甚感之使 陛下享國長久百年而未艾悠悠碌碌猶如今日豈不誤天下蒼生也哉 陛下復策臣以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其以明告朕悉意正論毋枉執事朕將親鑒焉夫一介之士群至 闕庭其間豈無可采之議然世之習爲冗熟無用之語抑多矣 陛下苟疾其無用將並弃而不留神焉則不可且腐儒之可疾豈惟人上者疾之稍知求爲有用者亦自疾之然所貴爲人上者有以陰革潛消使人回心而轉方耳陛下深欲信任未嘗非儒必謂是能決國家用

也以臣觀之所謂腐儒莫大於此天下之士以爲彼視我無加焉而皆得尊榮則雖告之曰吾疾腐儒彼將安信告之且不信况欲其自化哉陛下他日悟所任之不足用將全歸咎於儒變法更政祇以生亂而不知反其本臣竊謂陛下欲用真儒而不知儒之所以真徒惡腐儒而不知儒之所以腐不先自盡而見無由明進賢退佞且不可得其何以化天下乎自盡之道要有攸止以陛下之聖日損其過何所不至臣雖獲戾其敢避乎義不可嘿情難畢陳臣不勝昧死

上 東宮劄子 附入

某襄晚無似誤蒙 上恩再玷近班且獲濫備僚屬之末伏覩 殿下仁孝成德學問日新每愧碌碌空餐不能效涓塵之補比因請 對稟納錄本僭及首劄所陳昭示大義明與敵絕之意重蒙寵答數語切中事幾復蒙 溫顏特垂褒借不以某爲無似而虛己下問焉區區之愚

安敢有隱其竊惟進學之道曰明與剛明所以窮天下之理剛所以全一心之明自昔聖賢之學未有不本乎此者也人有邪正不可以不辨事有是非不可以不審此心雖明而不能充之則燭理不盡方寸易昏雜取錯施將有不可勝窮之弊惟能內省諸心充其明而大之則邪正是非可以洞然於胸中矣然明雖已至尤不可不立之以剛剛德不立則明有時而或蔽進修可勉而反爲晏安之所溺義理可悅而反爲物欲之所移人之邪正明矣而樂於逢迎則或至於昵邪而遠正事之是非明矣而安於苟且則或至於舍是而徇非此無他剛不足以全其明也古之聖賢養心以剛而期於自彊不息則此心之明不爲私情所蔽可以知人而無所惑可以決事而無所疑齊家治國皆由此推之耳故明先於內省剛先於自彊惟至明斯能剛惟至剛斯足以全其明誠以 殿下英睿之資益充其明益養其剛不溺於宴安不移於物欲日新

之功有加無已則古聖賢何遠之有某不勝倦
倦伏惟 令茲俯垂采納幸甚

白政府乞為孫應時推恩狀

附入
續奉

聖旨與一子
下州文學

某等聞漢宣帝時徐福嘗䟽論霍氏泰盛當以
時抑制其後霍氏誅滅有上書明福之事者以
為宜貴曲突徙薪之策使居焦頭爛額之右宣
帝感其言以福為郎蓋見微慮遠能為 國家
弭患於未 所當獎擢也某等伏見故朝

奏六

十九

奉郎致仕孫應時問學深醇行義修飭自游太
學已為士友所推登科以來棲遲州縣愛民潔
己聲譽藹然故同知樞密院事立憲任四川制
帥日辟為幙屬會吳挺疾病制帥遣應時至興
州審察軍情未幾而挺死應時即白制帥定議
差統制官權管本軍檄四川總領楊輔兼利西
安撫令本軍聽其節制又為制帥草奏乞別選
帥材以代吳氏朝廷從之以張詔為興州都統
一方晏然應時親書奏檢猶藏其家其後權臣

專政植黨受逆曦厚賂復令歸興州管軍果啓
僭謀幾失全蜀雖 皇靈遠暢天討遂伸然使
朝廷堅守前議不以西兵復付吳氏則逆曦之
變自可潛弭其安危利害豈不大相絕哉應時
能裨贊制帥慮患未然以漢宣將矣徐福之事論
之使應時尚存固宜特加擢用不幸應時賦分
竒薄自制屬改秩試邑常熟已滿三考守臣以
私意摺撫竟坐臺評降官廢弃既而公朝察其
無罪特與改正僅授邵武軍通判未赴而死澤
不及子家道窮空搢紳皆悼惜之逆曦既誅應
時之母張氏嘗投匭自列前事而權臣掩諱縱
遣逆曦之罪匿而不行今公道方開一善必錄
其等竊以為不可使應時之家獨有曲突徙薪
無恩澤之恨欲望廟堂特賜敷奏將孫應時優
與甄錄以為體國効忠者之勸僭越稟聞其等
下情惶懼

納廟堂劄子

附入
嘉定十年

其戇拙衰惰分宜投閑誤叨 上恩再玷邇列

竊祿無補日重兢慙適當 聖主憂邊之時不
自揆度冒昧請 對僭陳其愚載念無似之蹤
過蒙大丞相所以知與之意度越衆人每思少
効消塵以裨高明之萬一竊惟大丞相輔翊
明聖于今十年值敵運之衰每務鎮之以靜而
虜乃覆出肆暴始不得已而應之辭正義明固
天人所共助而制宜應變動關利害尤不可輕
仰惟鈞慮宏深必已有一定之畫而其區區驚
拙有不敢自隱者輒舉數條以備采擇伏惟鈞

明特垂省覽其進粵不勝惶懼

一今日之事當先定規模規模非難定也懦
而畏事者欲苟目前之安則必失於委靡
銳而喜事者欲幸一舉之勝則必失於踈易
惟上之人不徇其偏見而深酌其宜則國
論所存固有卓然不可易者昭示太義明
與敵絕而審度事力不邀近功此論既定
則自今以往皆圖回經理之日選將練兵
儲糧備器凡所以備邊之計極其周詳雖

小小勝負不以易吾之定論至於大義日振事力日充則戰守伸縮制之在我彼殘敵不足慮也

一朝廷立事當使天下曉然知意嚮之所存方邊隙未開天下固知國論之主於安靜今兵釁既動事勢頓殊必使朝廷之規模有以昭白於下邊境之利害得以剖露於上則上下嚮應內外貫通而後有日著之功儻或上之所為不欲使人得以盡窺則

有謀者不敢獻有疑者不敢吐邊備之踈略或不敢以盡言邊鋒之沮挫或不敢以實告其患將有不可勝窮者矣明白洞達者功之所自成疑阻扞格者事之所由敗惟以一心之至公而行天下之大義明白洞達與天下共圖之則可期於成功矣

一天之生材自可周一世之用任天下之重者有以博取而兼容之則凡天下之材皆吾材也而何慮於異同自大丞相輔政以

來所以招徠人物以備任使者亦云至矣
而用材之際猶患乏人若帥守監司蓋有
久虛而不除者豈人材之未免有遺乎今
備邊之秋須材尤急誠宜恢博大之量廣
汲引之公凡識慮之可咨材器之可任膽
略之可使技能之可收者咸使各効其長
隨宜授任既有以作其趨事赴功之意而
又有以養其効忠竭節之誠賢能會通人
心興起則充其效之所至不惟邊境之虞
可以遂弭而 國家千萬年之業亦
永保矣

一區處邊事必參酌利害而不可泥一人之
說前此中原遺民有願歸附者朝廷本以
恐開邊隙不欲遽行招納而任事于外者
乃以殺戮為能遂使飢流之衆反為敵用
以擾我疆場是知處事而或偏未有不貽
後悔者也今虜既已自絕於我則沿邊事
體迥與前日不同有如其人以殺致怨無

復來心則誠不可招之以納侮若其託名
求附而設詐懷姦欲行其計則又不可納
之以生患儻或慮困已極其衆益離而中
原赤子或有真欲內屬則尤不可一切拒
絕之以重其怨莫若令諸路制置安撫等
司體訪邊情斟量事勢權利害之輕重而
爲之圖凡措置之方先以來上朝廷審
發行之懷遺民之心以孤敵人
不可緩者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育德堂奏議/[宋]蔡幼學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5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46-2

I.育… II.蔡… III.奏議—彙編—中國—宋代
IV.K244.06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19667號

ISBN 7-5013-2046-2



9 787501 320462 >

書名 育德堂奏議(全六冊)
著者 [宋]蔡幼學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四一·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46-2/K·507

定價 九九〇圓

